

新观察

为城市留一抹“工业乡愁”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全国共有31处工业遗产上榜,西安电影制片厂、陕西西凤酒厂两处“陕籍”工业遗产入选。

老作坊、老设备、旧厂房……随着城市更新的进程,这些工业遗产正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破败流离,逐渐成为老旧过时的代名词。作为行业和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的载体,如何有效地保护和拯救工业遗产,如今已成为全国性的热门课题,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为工业遗产的保护而忙碌起来。



西影厂全景

工业遗产:像一枚枚“历史足迹”

在世界上众多的文化遗产类型中,“工业遗产”是一个年轻的类型。它通常指18世纪以来,以采用钢铁等新材料、煤炭和石油等新能源、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工业革命后的工业遗存。

目前,相当数量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生产线、重要典型装备和建筑已被拆除或改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工业文化载体断层。还有大批工业遗产给城市发展让路的同时,部分工业遗产因开发用途等问题难以达成一致,老厂区长期闲置,陷入不保护也没开发的窘境。

那么,如何将记录工业化进程重要信息、承载行业和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的工业遗产加以保护利用,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2017年8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工业遗产认定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

我国各地的工业遗产像一枚枚“历史足迹”,记录着我国工业由小到大的历史,从弱到强的历史大跨越。截至目前我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量仅次于意大利,雄踞世界第二。

目前,我国国内的工业遗产保护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在全球范围内,我国无一处工业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导致以工业遗产为重要载体的中国工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全球“失语”。

锈迹变“秀”:

陕西打响保护城市文脉大鼓

陕西省是我国近现代民族工业的集聚地之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陕西民族工业开始起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国家在陕西建设了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项目和基地。

蒸汽机车的阵阵鸣笛、酿酒作坊的浓郁酒香、炼铁高炉的烈焰闪烁……这些承载几代人的青春、奋斗与奉献的工业遗产,承载

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在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的背景下,陕西如何将城市里的工业遗存转化为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休闲消费等新型空间载体呢?

陕西在重塑工业遗产过程中,最大限度保留原有的建筑风格成为许多文创园区的共同选择。对一些老厂房在保留原有厂区工业肌理和气质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设计观念,结合地域特色为工业遗产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2017-2020年,工信部先后公布了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陕西已有7个项目入选。今年,西安电影制片厂、陕西西凤酒厂两处入选,对各自领域入选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形成了补充。

1952年,陕西西凤酒在全国第一届评酒会上与贵州茅台酒、山西汾酒、四川泸州曲酒一起被评为“四大名酒”,业界把它们称为“老四大”。其中,茅台酒酿酒作坊和泸州老窖窖池群以及酿酒作坊于201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

西安电影制片厂是迄今为止全国最具规模、保存最完整的电影制片厂厂区之一,成为中国最美的影视创作基地。在前四批国家工业遗产里,长春电影制片厂已经入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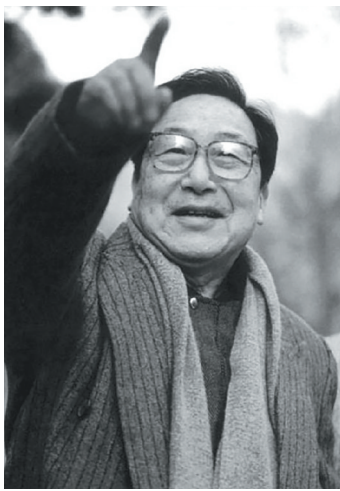
早在2008年时,陕西列入国家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业遗产仅有位于延长的“中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在全国保护利用工业遗产的热潮中,2008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陕西省工业遗产普查工作方案》。

今年9月,西安市政府下发了《西安市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打造“生活秀带”工作方案》。提出2022年底前,西安市将建立工业遗产清单,并吸引社会资本对工业遗产进行开发利用。

从中国工业遗产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印迹,一段社会经济发展史,一部不屈民族浴血奋战的纪实,一曲工人阶级发愤图强的凯歌……当下,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当炼钢的锤声渐渐远去,熔炉的烈焰慢慢熄灭,一座座巨大的烟囱告别晨钟暮鼓时,陕西的一大批工厂将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消失。

李忻屹 李为涵

贺敬之:为人民写诗 为时代放歌



贺敬之

近日,在京召开的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

对此,曾出席首次文代会的贺敬之老人深有感触。他深情地说:“我是吃延安的小米,喝延河水成长起来的,是延安人民培养了我。”

1940年4月,不满16岁的贺敬之与三位同学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我不知道当时的想法怎么那么强烈,走,到延安去,一定要到延安去!”

奔赴延安途中,贺敬之写下了组诗《跃进》:“黑色的森林/漫天的夜幕/猎人跃进在深处/猎枪像愤怒的大蛇/吐着爆炸的火舌/而我们四个/喘息着/摸索向前方……”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座谈会后,毛泽东又到文艺界做了一个演讲。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贺敬之对“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有了系统的认识,而“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让他感触最深。接着,他下农村,进部队,如饥似渴地吸取着民间文艺的甘露。

贺敬之出生于山东峄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或许白毛女故事的有些情节与个人的身世契合,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他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涨起来。

贺敬之出生于山东峄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或许白毛女故事的有些情节与个人的身世契合,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他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涨起来。

贺敬之出生于山东峄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或许白毛女故事的有些情节与个人的身世契合,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他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涨起来。

贺敬之出生于山东峄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或许白毛女故事的有些情节与个人的身世契合,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他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涨起来。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中央领导人和观众一起起立鼓掌,现场哭声一片。”

《白毛女》把西方歌剧艺术与中国革命历史题材融合,在歌剧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被誉为“民族歌剧的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多次回到第二故乡延安。1956年3月,贺敬之回延安参加西北五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

除了上述诗歌,他还创作出《又回南泥湾》《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从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贺敬之仍以短小的旧体诗抒发自己抚今追昔之思、忧国忧民之情。

1949年7月,25岁的贺敬之参加首次文代会。那次会议,把旧社会很多人瞧不起的艺人看人民艺术家。

贺敬之出生于山东峄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或许白毛女故事的有些情节与个人的身世契合,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他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涨起来。

人物

吴志菲 余果

记忆

出版大院的那些事儿

西安北大街十字东北角屹立着几座高低错落的大楼,这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局、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办公楼。大门坐东面西,朝向北大街,大院内右十五层大楼是陕西人民出版社。

我在北大街上,去的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大院,因为这里我认识的人多,打过交道的人也多。最重要的是有和我在铜川歌舞团一起工作、生活了8年之久,风雨同舟,亦师亦友的李天增老兄。

我1993年因李天增老师的推荐被聘为该局的图书审读员,一干就是近5年。因经常在图书处办公室坐班,还受聘担任过陕西省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大地文化丛书编委会的执行主编。

从出版局大院中走出了数不清的陕西作家、学者、编辑家、陕西的四位散文家刘成章、贾平凹、李佩芝、朱鸿,就是在这里闻名全国文坛的。其中刘成章,20世纪70年代在延安歌舞团创作研究室当主任时,我就认识他。



学一毕业,也被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当初他正是从这里起步的。最后他获茅盾文学奖,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李佩芝为陕西最具影响力的女散文家。

薛保勤,他出版了诗歌集《青春的备忘》《送你一个长安》等著作,有两个作品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出版局大院走出的名家太多,我也只能专写和我有交往、熟悉的朋友,其中还有当年插队陕北的北京知青、作家高红十,她曾和陶正等,创作出轰动一时,影响了一代人的长诗《理想之歌》。

陈泽顺是路遥延安大学的同学。我和陈泽顺的关系,就是1993年前后被聘为图书审读员时,一次向省出版局图书处处长李天增推荐出版《路遥文选》。

这一切已成为历史,如今的出版局大院门口的新华书店依旧在,位于北大街与西五路十字拐角的十五层大楼上只剩下陕西人民出版社。

“八大怪”和“十大怪”并存 陕西民俗究竟有几怪?



到自家田地里;不坐蹲起来;关中的男子们一日三餐喜欢蹲在一起开“老碗会”。

而所谓的“十大怪”,和“八大怪”相比则是增加了,姑娘不对外;据说关中地区土地肥沃,所以极少有人为生存而奔波于他乡异地,久而久之就连姑娘也不远嫁他乡。

“八大怪”和“十大怪”,哪种说法最准确? “八大怪和十大怪的说法,到底哪种说法最准确?”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局相关专家说:“其实没必要追究哪个正确,无论八大怪还是十大怪,都很难概括陕西民俗,八大怪的称法及内容,只是陕西人约定俗成的。随着人们生活方式改变,十怪只是对八大怪的补充,将来甚至会出现百怪。”

专家还和我们谈了更多有关陕西和西安的民间文化。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陕西共有24个项目位列其中。

专家还和我们谈了更多有关陕西和西安的民间文化。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陕西共有24个项目位列其中。最后,专家表示:“每种民俗的产生和发展,有特定文化环境。某种民俗消亡也属正常。所以,陕西人要多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做好传承是我们的责任。”

民俗

杜俊岭